吳戈

政治與經貿：新聯公會的民間外交

吳戈談僑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國家常被視為主角，但中菲關係實際演進中，華人社團作為非國家行為體長期發揮溝通、協調、促進作用，可稱民間外交。菲華新聯公會在促進中菲友好方面展現持續性和創造力。其活動涵蓋政治、經濟、文化、公益，超出一般僑團聯誼互助邊界。

新聯創建之初便與菲中政治議程密切關聯。該會於1980年由三個愛國團體聯合組成，這一出身賦予其某種半官方色彩。三十餘年間，新聯與中國駐菲外交機構形成制度化、常態化互動。2011年歡送李欽峰參贊、歡迎沈自成參贊，2012年拜訪馬克卿大使、為李茂廣領事餞行，2013年拜訪白天政務參贊和孫向陽參贊，這些迎來送往看似程式化，實則維繫個人情誼與信任，確保信息溝通，使新聯及時瞭解中國僑務政策和外交方向，也使大使館透過公會掌握僑情民意，並確立新聯「愛國團體」聲望，為其他領域民間外交奠定合法性。

重大政治議題上，新聯與中國官方立場保持一致。《30週年特刊》明言，該會長期在歡迎中國國家領導人、慶祝中國國慶、紀念菲中建交等活動中「擔負了重要的工作」，並在反對「台獨」、推動中國和平統一方面積極發揮作用。在菲華各界聯合會尚未整頓之前，新聯甚至經常獨立舉辦慶祝中國國慶和菲中建交紀念日活動。1984年國慶三十五週年時，公會聯合陳永栽等友好力量籌集巨資，通過四號電視台衛星現場轉播北京閱兵大典，在當時技術和外交條件下堪稱創舉。危機時刻更檢驗擔當。2011年強颱風「申唐」襲擊棉蘭佬北部，新聯在災情次日即與《世界日報》、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等召開緊急會議，聯合發起募款，首日捐款超過二百萬菲幣，會長王書侯在聖誕假期親自前往災區。2012年馬尼拉大水災，新聯再次第一時間參與發起「八·七水災救災運動」，籌得善款一百六十五萬餘披索；同年颱風「帛凌」「基爾」肆虐呂宋，公會又募集一百零五萬餘披索轉交災民。受助對像主要是菲律賓本地民眾，發起主體則是菲華社團。華人群體自發為居住國災民伸出援手，意義超越人道主義，成為展示族群責任、促進民心相通的政治行動。

經貿合作是新聯進入21世紀後最引人注目的領域拓展。2009年至2012年連續四屆組團參加中國—東盟博覽會，堪稱其經濟外交集中展示。2009年第六屆博覽會在南寧舉行，新聯首次應邀組成陣容龐大的經貿考察團。中國駐菲大使館李欽峰參贊親自授旗，期望他們通過博覽會平台推動中菲經貿往來。此後參與一年比一年深入。2010年第七屆，考察團規模擴大，活動從觀展擴展為參加茶文化品嚐會、企業投資項目對接會，還專程赴北部灣考察北海、欽州、防城港等港口城市。2011年第八屆，王書侯以團長身份在中國—東盟商會領袖論壇發表「加強交流合作，共創多贏目標」演講，標誌新聯從台下參與者走向台上發聲者。2012年第九屆，新聯第四次組團，王書侯作為海外特邀貴賓出席有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出席的開幕式，規格之高可見一斑。

博覽會只是核心樞紐。圍繞這一平台，新聯編織起覆蓋中國多個省份和東盟國家的商貿關係網絡。《特刊》記載，公會先後與廣西、江西、雲南工商聯，浙江金華泉州商會，泰國華人青年商會，澳門國際商貿交流促進會，美國閩南同鄉聯合總會，中國博愛醫療集團等締結友好合作關係。這種以地緣、鄉緣為紐帶的跨國商業結盟，正是海外華商構建區域性經濟網絡的典型方式。新聯的經濟外交並非單向「引進來」，也包括主動「走出去」。除參加博覽會外，公會還組織會員赴上海參觀世博會、赴江西參加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赴廣東經貿考察、赴東北三省訪問並簽署合作協議。值得注意的是，經貿考察往往與文化交流和旅遊觀光並置：在廣西參觀青秀山、遊覽左江石景林、領略壯族民居風情；在江西登三清山、感受道教文化；在東北參觀瀋陽故宮和張學良少帥府。這種「商務+文旅」複合模式，既增加考察吸引力，也使經濟交流建立在更深厚的文化理解和情感認同之上。

靈子

全球灣區協同新局 香港宜勇立潮頭

港真評論

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早前在深圳順利閉幕，為亞太區未來合作格局定下新基調。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上提出多項推動區域共榮的主張，並重磅倡議成立「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為全球灣區協同發展開啟全新篇章。放眼當前國際形勢，地緣紛擾疊加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暗流持續衝擊自由貿易體系。

越是動盪之世，越需要以開放化解對立、以合作取代割裂。灣區經濟作為高質量區域合作的重要載體，勢必成為未來全球經濟融合的核心路徑。香港身處粵港澳大灣區核心樞紐，理應把握歷史窗口，深度對接國家布局、聯通全球灣區網絡，主動入局、乘勢而上，成為新一輪國際灣區合作的先鋒力量。

是次APEC會議亮點十足，中方提出以「四樑八柱」架構筑牢亞太命運共同體，並投放2000萬美元支持APEC務實合作項目，推動區域互惠發展落地見效。而「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的構想，更是突破地域與體制壁壘，旨在團結全球頂級灣區，建立常態化交流、互鑒、合作機制，共同守護區域和平穩定、暢通經貿往來、激活創新動能、擴大互利共贏空間。

所謂「四樑」，涵蓋經貿、聯通、創新、發展四大核心維度；「八柱」則細化為自貿建設、硬軟聯通、民心相通、數字經濟、新興技術、能力建設、可持續增長等八大支撐板塊。整套架構層次清晰、環環相扣，既立足當下經貿合作現實，亦布局長遠創新發展，為亞太乃至全球灣區合作，搭建起系統、穩固、可持續的合作體系。

縱觀全球經濟版圖，紐約、三藩市、東京、粵港澳四大灣區，構成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核心增長極，且各有稟賦、各展所長。紐約灣區稱雄全球金融與專業服務領域，三藩市灣區引領世界科技創新浪潮，東京灣區憑藉先進製造與國際物流樞紐優勢穩固地位。相較之下，粵港澳大灣區雖成型最晚、最為年輕，卻背靠強大祖國市場，擁有完備產業體系、完善供應鏈條與龐大創新潛力，在高端製造、數字經濟、金融貿易等領域後勢十足，是全球最具成長性的年輕灣區。

香港作為國家對外開放的橋樑，獨享得天獨厚的制度與区位優勢。普通法法治基礎穩固、資金資訊自由流動、稅制簡單透明、國際人才薈萃，是國內唯一高度國際化、同時兼容內地與國際規則的超級城市。這份獨特優勢，讓香港天然承載「超級聯繫人」的核心角色：對內，可對接大灣區龐大產業產能與創新資源；對外，可連通國際灣區的前沿技術、頂級服務與全球資本。

透過資源互補、優勢互換，既能為香港產業轉型、經濟復甦注入新動能，亦可助力國家對外經貿合作與高水平對外開放，貢獻不可替代的香港所長。

灣區競合的新時代已然來臨，單一城市的獨立發展早已不合時宜，跨地域、跨體制、跨灣區的協同共融，才是未來大勢。「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的落地，不只是一項國際合作機制的創新，更為香港打開了走出區域、對接世界的全新通道。

香港無需困守固有優勢停滯不前，更不應錯失新一輪全球化合作的歷史機遇。未來只需堅持立足大灣區、聯通全世界，充分釋放制度、金融、專業服務與國際網絡的獨特價值，主動牽線國際資源、協助本土產業出海，在全球灣區互鑒互助、共融共榮的浪潮中，勇立潮頭、主動作為，真正成為新時代世界灣區合作的關鍵參與者與核心先鋒。

菲律濱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　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　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
請掃瞄關注微信公眾號
Android 客戶端下載

賴利益

一箋投商報 寸心謝知音

特稿

感謝菲律賓商報，在2026年8月24日，刊發鄙人一篇陋作《母親一生演繹著番客嬸所有的辛酸》，仰賴貴報深荷不棄，刊載發表。把拙述先母番客嬸辛酸故事藉於報章，令這段久隱塵寰舊事傳諸世人，留證當年番客嬸特殊群體往事。以文載述先母坎坷人生，傳其堅韌的苦節芳徽，在此謹申謝悃。

拙文載述那個年代，尺素牽縈萬里途，過番人的風雨浮沉。多少僑鄉婦女的守望悲歡，留守人的堅韌溫良。記述先母1940年十九歲嫁入賴門，結婚十九日後父親迫於生計，南渡星洲。1947年雖曾回來一次，諸多原因，未及數日又匆匆返叻。夫妻聚未盈月，空負伉儷名分，徒留塵緣之撼。父親轉身一別，杳無音信，千里茫茫不知歸處。母親苦候歸人，南洋路遠，煙波無際。望斷歸帆空候終身，霜華浸鬢耗盡平生。番客嬸之名，令母親嘗遍種種艱辛苦楚，歷經無數磨難，用半生淒愴悲苦撐起家門。母親苦節往事，飽經風霜，含辛茹苦，守望一生的堅韌事跡，付諸於筆墨，傳之於人，是我心底久久未歇的心願。

母親的堅貞故事，載於報端後，鄉鄰親友互傳，凡閱讀此文者，或來電敘感，或晤談之間。莫不道及讀到動容處，情不自禁，潸然淚下。鹹憐其坎坷一生，欽其矢志守望，百折不撓之節。讀之惻然，歎其身世之艱，敬其歷風霜而不移，守孤門以自持。莫不悲其際遇，慕其堅貞，守望不渝之志，歷挫折而不改。足以撼動讀者心弦，令人動容。這段少為人知的僑鄉往事，展露人前，引發廣泛共鳴。

感人故事，幸得商報傳諸四方，激起甚大迴響。聞者莫不惻然動容，感慨交至，傳於鄉閭。丈夫遠去南洋，盼夫一紙音訊，年復一年殷殷期盼，空付癡心，終是一場空夢。身為女人的番客嬸，何嘗不盼望有親生骨肉相伴庭前，親嗣承宗。奈何良人漂泊南洋，滄波萬里。盼子之心卻只剩無盡悵惘，一腔期許盡付潮聲。母親三十歲，時已守了十一年活寡，苦乏嗣續，冀延香火。只有抱養稚子螟蛉承祧，以慰暮景，老有所依。夙緣前定，降生十九日的我，便被抱養於斯。啟此一段今生非血脈相連，卻母子情深勝同骨肉。無天生骨肉之親，有篤厚母子之緣，母親恩深義重的至情。自此母子相倚，孤苦相守，形影相依共歷風雨。母親為了撫養幼兒，備嘗萬般辛勞，憂患獨當，以寸心庇雛弱，以微力護幼子。朝暮操勞，原委載於前篇，不復繁敘。

母親身為番客之婦，空守閨幃，白首空期，終身未待歸人，守了一輩子活寡。前章記述母親有一門編織草鞋手藝，做草鞋是一種勞累活，主要材料是稻草與麻繩，這些都是自找供給。麻繩來之劍麻，劍麻渾身帶刺，泉州方言叫「番割」，六七十年代前隨地可見。母親於生產隊出工勞動，中午收工，人人回家休息吃午飯，她卻在山上尋找優質劍麻，用手抽剝，劍麻特別重。看似不多，一挑都是一百多斤，她要挑到偏僻的潭湄去浸泡。（劍麻經過一個月浸泡腐爛，味道特別臭）母親把一批批劍麻分開時間浸泡，在生產隊工餘時間，手拿木棒把腐爛劍麻用力反覆搗打，直至見到白色纖維，然後把纖維涼掛樹枝，曬乾後就是麻繩的材料。搗敲劍麻潭水變黑，又臭又毒。母親曾經在二三年之間，頭手腳連續發生致命疾痛，就是與此有關。她每至正午收工後，赤日當空，暑氣熏蒸。正是身疲力倦，腹中饑餒時，反而爭取時間去搗打劍麻，所以經常遭受中暑之苦。

父親曾經短暫回來一次，留下一條紅色金山毯，和一隻皮箱。（金山毯是星馬華僑回國的必帶之物）當時有一張姓醫生，出雙倍價錢欲買這條毛毯，（此時母親正處於三餐難以為繼窘境）被母親溫語相辭。初莫知其深意，一時難明其中緣由，久而方知其苦心。皮箱與毛毯一直陪伴著母親，直至終老，按泉州風俗燒給她帶走。母親生前常對晚輩說，我這輩子就是嫁給這條金山毯和皮箱。每憶起慈母斯語，悲從中來，她半生寄此塵緣，一語縈懷，不覺潸然淚下。重洋攜物，聚短離長一去杳然，一毯存遺念，半生寄相思。母親命運竟繫於此毯，一方毛毯，便是她漫長歲月裡，一生守望的見證。每一念及，輒為愴然，令人斷腸。

母親守望成空，摒去萬念，猶存一念相望，唯傾盡心力撫育兒子，一腔心血寄望吾身。在她心中，我是她生命的全部，不以血緣為羈絆，一生牽掛盡付於我。恩逾骨肉，義勝至親，情超血脈，慈愛殷殷勝似親生。不曾血脈相連，卻有母子情深，方知母性之偉大，不在於與生俱來，而在於心甘情願的付出與牽掛。

2026年10月26日

黃志專

鄉音未改直綿延

相約歲月

鄉音是故土最深的烙印，也是遊子不變的根魂。賀知章筆下《回鄉偶書·其一》中有云：「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這一句鄉音，穿越千年歲月風塵，抵過人間萬千言語。閩南話，被譽為漢語上古活化石，留存漢唐古韻，承襲千年雅音，歷經世代滄桑，流傳至今，依舊鮮活，實屬難得。作為土生土長的閩南人，閩南話早已融入自己的骨血，伴我自己半生煙火，我也是這方古音最樸素、最自覺的傳播者與守護者。

不瞞您說，不知怎的，每每與人交流，我總會先啟動「閩南語系」，直到發覺對方聽不懂，才趕快切換成普通話。無形之中，日常生活裡，我常在普通話與閩南話之間來回切換。實話實說，我在鄉村教壇舌耕幾十載，一貫以普通話傳道授業。可是，或許是常年說閩南話的習慣，授課之時，我總會在說完普通話之後，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地再用閩南話說一遍。時間一久，許多學生打趣地說我講的課是地道的「雙語」，很有趣味，很有特色，頗具感染力。這份獨屬於鄉土的韻味，我自己也深有發覺，也曾試著刻意改正。可鄉音入心，積習難改，索性順其自然，隨心而為，讓古韻鄉音與普通話在三尺講台之間自如切換。

其實，一方水土，一方鄉音，一方文脈。

閩南話從來不是一隅之地的專屬言語，而是閩南族群跨越山海的精神紐帶。有人說：「凡有海水處，皆有閩南人。」閩南無數先輩從故土出發，跨越山海，背井離鄉，奔走四方，自然也是將閩南這縷古雅鄉音帶往五湖四海。時至今天，浙江蒼南、平陽、鳳臥灣，江西上饒，海峽對岸台灣，甚至馬來西亞檳城、新加坡等等地方的閩南人聚居地，縱然遠離故土千里萬里，世代族人依舊堅守初心，講閩南話。儘管腔調雖有所不同，音準略有變異，也基本保留純正醇厚的閩南口音。看來，山海隔不斷鄉情，歲月改不掉鄉音，這份代代相傳的堅守，著實讓人動容，更讓人敬佩。

然而，世事更迭，時代變遷，語言生態也隨之悄然轉變。隨著城鎮化推進，四面八方的人員往來相互交融，普通話成為你我交流的主要語系。久而久之，年輕一代的語言習慣漸漸改變，閩南話正日漸式微、瀕臨淡化，面臨淡出日常的困境。如今，在許多閩南本土地區，尤其是城市，年輕人、孩童自幼便習慣用普通話交流，雖聽得懂鄉音，卻不會說閩南話，或覺得說閩南話有些吃力。

還好，這一問題已引起有識之士的關注，他們主動介入，奔走呼籲，傾力守護。如今，許多地方陸續開設閩南語課堂，普及閩南方言文化，以教學為依托，為古老鄉音延續薪火。然而，鄉音的保護與傳承，並不止於課堂講授，也不限於各類培訓班。家庭，是鄉音最初的學堂；親人，是文脈最好的傳承者。每個會講閩南話的家庭，都應在日常閒談、家人相處中，多用鄉音交流，以古語涵養家風，讓這一縷漢唐餘韻真正生生不息、代代賡續。

最讓我感觸至深的，是馬年春節的一段見聞。那時我跟幾位親戚一同前往清流城區遊玩，午間找了一家餐飲店用餐。閒談之間，發現開店的老闆娘會說閩南話，就問她哪裡人，她說自己是本地的，從小就在本地生活。

可是，本地人大多說普通話，說閩南話的較少。她怎麼會說閩南話呢？這引起了我的好奇，便繼續與她交流。原來，她祖籍晉江。數十年前，她父親獨自一人遠赴清流一帶打工，便在當地扎根。可她父親認為：閩南話，是刻在閩南人骨血裡的根。

人走得再遠，日子過得再變，只要鄉音不改，故土就在，根脈就在。所以，他要求晚輩們外出時可以說普通話，與人交流，但在家裡一定要說閩南話，若是孩童不說，便會嚴加管教、棍棒伺候。哦，難怪老闆娘的閩南話能說得這般流暢啊。

一種樸素的執念，一份深沉的堅守。數十年時光流轉，父輩的教誨代代相傳。老闆娘從小就嚴守家訓，終生不忘閩南鄉音。時至如今，她依舊叮囑後輩，一定要堅守閩南方言，銘記閩南故土。

歲月滔滔，文脈悠悠。一句閩南古音，藏漢唐風雅，載山海鄉愁。願我輩閩南兒女，不負先輩堅守，不負千年古韻，守住鄉音、留住根魂，讓這枚珍貴的古漢語活化石，在歲月長河中生生不息直綿延，而久久傳揚。